

开“夜杭班”的厉阿大

○ 洪明强

夜航班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在夜里航行的客运轮船，由于轮船的航行速度慢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湖州新开河客运轮船码头，开往水路较远的杭州、上海、无锡、苏州，都是在茫茫夜色中航行的。那些年，出于安全，夜航班上很少能见到女乘客。

我第一次乘坐夜杭班是1985年，我与女朋友（现在的妻子）谈恋爱不久，应邀去与她家人见面，她的家乡在离湖城南30多公里的泉佳潭，这是个陆路不通的小集镇，仅有早晚开往杭州的两班轮船停靠泉佳潭码头。在夜杭班上，首次夜里乘轮船，毛脚女婿首次上门，我心里难免有点紧张和激动，夜杭班突突了两个半小时，我的心也怦怦跳了两个半小时。

当杭班靠近泉佳潭码头时，开航班的船老大头伸出驾驶室舱高声喊道：“泉佳潭到了，请旅客们带上自己的行李上岸！”船老大的喊声特别洪亮，把岸上接船的人喊得沸腾了起来。“回家呀？”船老大跟我女朋友打了个招呼，他朝我看了一眼，这是我和船老大的初次见面，由于码头上灯光暗淡，连他长什么模样我都没看清。

真正与船老大相识，是在我和妻子的婚礼上，船老大跑到我们面前，握住我的手说：“恭喜恭喜！”妻子介绍说，他就是开夜杭班的船老大，土生土长的泉佳潭人，名叫厉阿大，他有个双胞胎的弟弟，和他长得如同一人，我们是好邻居。待会儿夜杭班来了，他还要上轮船掌舵呢。我万万没想到，开夜杭班的驾驶员竟是个毛头小伙子，比我还年轻。

晚上的喜宴开始得早，泉佳潭地方小，没有城市里的璀璨灯火，傍晚不到6点，夜幕悄悄降临，亲戚朋友、众多亲邻，匆匆吃罢喜宴就离开了。厉阿大带着我们夫妇俩，来到夜幕下灯火点点的泉佳潭小集镇上，小集镇依东苕溪西岸而建，因水而兴，因撑桡棹而盛。在长达200多米的古街上，有旅馆、饭馆、百货铺、日杂店、豆腐作坊、农具店、绳网店等林立商铺；七家茶馆里的喧嚣声、两家戏院里的唱戏声，豆腐作坊里的磨豆腐声，应和着青石板上行人的脚步声，街旁的撑桡棹声；还有直街上那三座古石板桥，直街右拐的泉佳潭横街（德清曲溪），将江南小集镇渲染得韵味十足。

泉佳潭，是水路通往杭州、湖州、上海、无锡、苏州等地的交通枢纽，泉佳潭人家家户户都有船，船是周边百姓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，当地人有句谚语“有船就有路，有船能回家。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泉佳潭人勤劳善良，当地人以柳编、养鱼为生，他们乐于助人。相传，明朝中期，济南一户钱姓人家，为避战乱一路南下，行至东林一带，盘缠用尽，一家人的生计难以维持，这时一位老乞丐正在乞讨，钱姓人看他可怜，把最后的几块养馍给了他，老乞丐深受感动，指着水潭边的柳树说：“远走不如近求，讨饭不如织柳。”这潭水就是今天的泉佳潭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柳编成了泉佳潭的支柱产业。

湖州与杭州的夜杭班在东苕溪上对开，湖州开往杭州是每天傍晚六点开，次日早上七点从杭州返回，杭州的夜杭班时间与湖州相同，两艘夜杭班每天白天和晚上，都要在东苕溪上各交汇一次。以鸣长汽笛示安全，厉阿大说，开夜杭班是很辛苦的，眼睛牢牢盯在水面上，夜杭班到达杭州码头，已是凌晨三点，在客轮上匆匆睡上3小时，早上七点，杭班又要开往湖州，在水上颠簸七八个小时，到湖州码头已下午二点多。稍午睡一下，傍晚六点多，夜杭班又要启程杭州。每周周而复始，枯燥乏味且又孤独。所以，每当夜杭班停靠泉佳潭码头时，他都有一种回家了的亲切感和莫名的冲动，喊话时控制不住，嗓音提得特别高。

在厉阿大开夜杭班的十几年里，正值改革开放的重要阶段，杭班分上下两层，每天坐得满满的。厉阿大个子不高，皮肤晒得黑黑的，他是个热心人，外地客户来泉佳潭购买桡棹，只要他不掌舵时，在舱里，他早已跟客户谈好供应商和价钱，从不收取报酬，用他的话说，就算为家乡作点贡献吧。他不掌舵时，还常坐在客船尾，嘴里哼着家乡的小曲《柳编欢歌》：“一根柳条细又长，捏在姑娘手里厢，编成色斗团又圆筒，盛来黄金万千两。一只笆斗团又（介）圆筒，编在家家屋里厢，蚕花万培装斗内响，换来黄金万千两。”歌声在东苕溪的夜空中回荡着，逗乐了船舱里的乘客，逗欢了船尾的鱼儿。

夜杭班停靠沿途的码头时，驾驶舱的船老大一般都不出舱，可厉阿大第一个走出驾驶舱，帮乘客们搬行李，搀扶老人、妇女儿童，有时还自掏腰包，帮一些老弱病残的人买船票，认识他的人，常翘起大拇指为他点赞，而他却说：“这没啥了不起的，能帮则帮。”乘客们说：“这是最感人的豪言壮语！”

有天中午，我和妻子从她舅舅家乘坐小船回泉家潭，转乘回湖州的客轮，因妻子怀里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，由于小孩的哭声，舅舅、表妹放慢了划浆的速度。谁知，当小船驶出泉家潭南面的三岔口时，杭班已解开缆绳，正缓缓驶离码头，舅舅、表妹加快了木浆的划动频率，以最快的速度向客轮靠去，“哗哗哗”两支小木桨在水中划动所激起的浪花，溅入了船舱；可杭班已到河心，我们向杭班不停地招手，突然，杭班调转方向，向小船驶来，当杭班稳稳停在小船边时，厉阿大从驾驶舱里探出头来，叫水手把我们拉扶上客轮，好惊险的一幕，而厉阿大坐在驾驶舱里，双手仍紧握着舵轮，不慌不忙……

夜杭班停航了近30年，但厉阿大当年开夜杭班的故事，至今仍在泉佳潭传诵。

母亲和妻子都爱好女红，她们都有一只盛放针线的家伙。母亲的针线是盛放在一只竹制的篮盘里的，篮盘是圆形的，直径大约1市尺左右，高3寸上下，扁扁的，上面有一圈宽宽的竹篾边，所有与女红有关的物品如绣花用的竹绷、大小剪刀、各色线团、大小不一的针（我们叫女线）、顶针箍、线板以及一些布角头，一股脑儿都塞在针线篮里。我最熟悉的是“女线”，有绣花针、棉纱针、王针等，母亲用得最多的是棉纱针和王针，一般缝缝补补都用棉纱针，定被头则少不了王针，穿的都是棉纱线。这王针约2寸长，而棉纱针只有1寸上下。我很少见母亲用绣花针，大概那时家境困难，无花可绣，根本没有那种闲情逸致。记得有一次母亲突然想要绣一块手帕，作为给妹妹生日的小礼物。她找了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（没有绸），用竹绷绷紧。绷不大，约六七寸上下，有里外两圈，把白布覆在内圈上，然后把外圈压下去，白布就“绷挺”了。母亲用绣花针，穿了五颜六色的丝线，绣绣停停花了两三天时间，绣成了一只挺漂亮的蝴蝶，旁边还用红丝线绣了“张振贤”三个字（我妹妹的名字，后来上学了她觉得这名字太男性化



吉祥如意（国画）

许建璋

睡眠

○ 关海山

跟食、色完全相同，睡眠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之一。睡眠能够最大限度地恢复人的体力和脑力，这应该说是放之四海皆不错的真理。至于另外的功用，像睡眠有利于食物的消化、吸收，睡眠有助于驻颜美容，睡眠的姿势可以泄露一个人的内在性格与想法。有的还有“睁着眼睛睡觉”等特殊功能，它超出了常规睡眠含义的范畴，当属科学攻关对象。

食量有大小，因人而异，这是谁也懂得的；“睡量”同样有大小，所需各不同，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理解并接受的。“是马也，虽有千里之能，食不饱，力不足，才美不外见，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，安求其能千里也！”那么，一个人，如果觉睡得不够，便只会目光涣散，头脑发胀，思想不集中，浑身无力，如何能够高效率地处理事务？很多流行杂志上都曾打着“医学”的名义有过一个人每天必须要睡多少多少小时觉的说法，听起来似乎是科学的，其实，十足的教条与愚蠢！睡眠只是个人的生理需求，是“一厢情愿”的事情，有人一觉要睡到日上三竿，有人习惯星落而起，如此之事，怎么可以由旁人来统一规定呢？祖逖闻鸡起舞留下了千古美名，诸葛亮孔明隆中高卧照样成就了不朽的功业，你能以觉少或贪睡而判定出孰优孰劣吗？另外，一个人无论他愿意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还是喜欢颠倒黑白，早晨从傍晚开始，只要不影响别人，尽可给人家点支配自己的自由。

老友是一杯醇酒

○ 婉词

台苑路上一棵我叫不出名字树，该修剪了。低垂的树枝几乎就要撞到我聪慧的脑袋，耳机里的歌不再单曲循环，随机播放带着我随机的穿越，念起好友。倒不是因为听的是歌唱友谊的歌，只是从我们一起大声唱歌开始想起。回忆，放肆地将我带回到我们聚餐的桌边。冒着热气的火锅里，是在闹腾中手忙脚乱洗切好的食材。我们分享，又或者闹着争食最后的牛肉片。我们说着，说着，一直说着，谈话的话题，绵长得像一条没有尽头的河，从我们见面的第一秒就开始。间隙我仍旧抽出烟盒的烟来，那将打火机跳跃的火苗伸到眼前的，会是任意一位朋友的手，一切都是那样自然。就像他们常叮嘱我：“少抽点烟。”却还是在见面时给我点火。我们每一次相聚，都将各自的快乐和烦恼倒在一起，一通乱搅。我们知道，常常是快乐在胜利。它藏在可乐和啤酒的气泡里，重新回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。我们也偶尔掰着手指数，细数我们相识的年头，看着直至走到今天的两位数年头的岁月，聊起曾经，聊起初识的场景，从“那时候”说起。沿着路边漫无目的静静地走，我好想告诉每一个老朋友，长兴的春天虽然冷风依旧如往年一般，不讲情面的地往脖子里钻，可是这路边的玉兰花开得好美。我望着娇嫩的玉兰，耳机里依旧循环播放着歌单。记起我们唱周杰伦的歌，唱陈奕迅的歌，还有那绝对不

母亲的针线篮

○ 张振荣

了，改成了张毓英）。估计那段时间母亲心情比较好，才有此“壮举”。以后这绣花针、丝线便大概率地刀枪入库了。

从毛毛头到小学毕业，我的衣裤基本上都是母亲通过针线篮一针一针缝制出来的，买来“龙头细布”（一种本色的土布），先“落水”，再“裁剪”，然后缝制。我还记得，那针线篮的侧面有几个红漆写的字，叫什么“颍川陈”，因为年代久了，漆字也稍有些剥落。我也不知道这“颍川陈”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没上学的日子，母亲一边在靠窗的八仙桌边做针线活，一边告诉我这“颍川陈”的大致来历。从地理位置上讲，颍川就是现在的河南禹州，这地方很古老，很有故事。她常嘀咕我的外婆家姓陈，颍川是陈家的祖居、发祥地，陈家祖上也辉煌过，海宁陈阁老就是一个很大的官，据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也在他家过夜。多年前我和儿孙们去海宁，还特地去了一趟陈阁老府邸，母亲引以为荣的那段“辉煌历史”我也没有告诉他们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东西对于我来说最多只是“口福”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实际意义，何必让孩子们去背这个虚无缥缈的“门第包袱”。外婆常常对母亲说：姑娘家一定要拿得起“女红”，否

则到了婆家腰板硬不起来。由此母亲那一手针线活是很拿得出手的，不用说那时流行的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母亲能轻车熟路地应对；在当时家境十分困难的条件下，我和妹妹不至于衣不蔽体，过年有时还有新衣服穿。只是这些手工缝制的衣裤太老套了，起先都是立领对襟盘扣，后来才改成通用的纽扣；那裤子起初是大腰身，需要折一下再系上裤带，上体育课一不留神裤子就会掉下来，后来母亲才“明智”地改成了穿裤带自行打结。特别小的时候我不大懂，母亲做什么我就穿什么。可到了初中毕业要发毕业证书时我就不干了。穿着这土不拉几的中式衣服去拍照，真是丢人丢大了，别的同学都是挺光鲜的“洋装”（所谓洋装无非就是用缝纫机制作的翻领衬衣），我想想就要哭，死活都不肯去照相馆。实在拗不过我，母亲和父亲商量后去盐店桥堍的旧货商店花5角钱买了一条半新不旧的“香港衫”。那时还不到穿短袖的季节。母亲连连用“乖”哄着我，说把衣服洗晒后穿在里面，外面罩着中式的，再把香港衫的领头翻出来，那不是成了长袖的“洋装”了，我一想也对，才破

涕为笑。母亲很珍惜这只针线篮，说看见它就会想起外婆，想起母女俩在油灯下烘着脚缸手炉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光，想着外婆既严厉又温馨的“身传言教”。事实上针线篮也是母亲从娘家带来的“传家宝”了，从家伙到女红活都是外婆货真价实的传承。

到妻子进门后，这针线篮慢慢失去了昔日的辉煌。那时，母亲的眼睛也花了，稍微要动用针头线脑，非得戴上老花镜。而妻子也精熟女红，不过她却是一个“洋机（缝纫机）”迷，家里应对缝缝补补乃至“生产”新衣新裤适时地从纯手工进入了半机械化，功效已非一针一线的慢动作可以比拟了。还配套了不少裁剪书。针线篮里的裁衣剪刀、顶针箍、各式针线都逐渐转移到了洋机抽屉和洋机面板上。那针线篮也已经十分破旧，竹箍散了，有点豁开，有几根竹篾也断了，原本还比较清晰的“颍川陈”也大部分剥落了，我请厂里的木模工王师傅做了一个能关上的木盒子，妻子很喜欢。这样，针线篮和针线盒正式完成了历史性的交接。

我至今还保存着妻子的针线盒，看到针线盒就会想起妻子，想起当年母亲的针线篮。

玉兰的主场

○ 金晓慧

有那么多文人诗者为玉兰所倾情，如沈周的“点碎银花玉雪香”，如文徵明的“绰约新妆玉有辉”，而我一直对虎丘玉兰山房里的楹联印象深刻，“仿佛云端明玉树，恍疑月下霓裳舞”。似乎此树只因天上有，玉兰花开，超尘脱俗。

在早春的嫩木与山苍子开花后，忽然春天就这么被点亮了，道路边、公园里、院落中，远远地望去，高大的玉兰树上，如雪围拢，澄澈纯粹。好像是白色的飞鸟停憩着，仿佛是白色的蝴蝶欲翩跹起舞。初春，仍是料峭，杨柳风尚远，樱花、海棠、梨花、桃花还未见一点花影。玉兰却已占据了主场，是春风有信，是一年争春。抬眼，玉兰仿佛生于云端一般，它们紧挨着天空，有云朵的自如，亦有天上的高雅。正如明代王古祥在《玉兰》中所写“皎皎玉兰花，不受细尘垢”。比起粉紫的辛夷，我更偏爱白玉兰。玉兰的绽放如同《春之声》一般谱下春日序曲，照亮之后的桃红柳绿，春天指日可待。

玉兰开得铺张热闹，却有古典诗意，遇见玉兰，如同翻一卷旧时的书画册页。玉兰是古意的，杭州法喜寺的那棵“网红”玉兰树已有500来年了，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，每年看花的人一拨接一拨，它兀自美好。园林应是玉兰真正的主场，山水的气韵与超然的意境更相契合。无论是钢川别业里的“辛夷坞”，还是拙政园里的“玉兰堂”，香生别院，“玉树临风”。文震亨的《长物志》里记载：“玉兰，宜种厅事前。对列数株，花时如玉圃琼林，最称绝胜。”芝兰玉树，金玉满堂，自唐代开始，玉兰就已经在庭院栽种，寄予着人家的富贵清闲与雅士的浪漫恣意。在苏州求学时，我曾遍游各个园林，每至春日，玉兰纷纷，在那些花窗和洞门的掩映中，绰约朦胧，想像无限，是真正的满园春色如许。我尤爱网师园里的几棵高大的玉兰，有几棵也是百来年了，她们的枝丫俊逸地伸向天空，高过乌瓦、白墙、天井，怒放着，绚烂着，自由着。

从满开花苞到含苞待放到满树如雪，玉兰的花期却是非常转瞬的，真正占主场的时间屈指可数。唯几夭尔。还没到盛春，玉兰已长新叶。玉兰那么热烈诚挚，就像我们的青春一股，君子如玉，风度翩翩，花开有时，珍惜珍重。诚如年轻也只占得人生一段的主场，却如此盛情美好，总叫人怀念。

青春情怀，心之所向。我想到玉兰会长成老树，却可以年年开出新花。也许我们终将老去，但灵魂却可以永远年轻，让青春占得多一点的主场。

大红袍

○ 紫箫

友人小洁从武夷山下来，匆匆送来极品的大红袍，一种大贵不媚的红，一种典雅凝神的红冲击着感官，我几乎迫不及待地打开，在这万人欢庆的佳节里，一个人，享受一份升华了的孤独，温暖而妙不可言。

大红袍，偏偏这个名字就这么爽朗豪气、这么让人顿生霸气。都说大红袍是男子之茶，香气中升腾起一种干净的男子之气，我却因其更为遥远、更为纯粹而出神，这是怎样的干净、儒雅，一举手一投足，气定神闲，就仿佛武夷山中，高山雾凇、清泉沛雨、岩骨深入、峭壁深壑，这样一株株古老的茶树绝然凜立，面带浅笑，沉稳从容，静静等待，等待一位知音带它下山、放逐红尘，与识它之女子结一段缘，然后，在不绝如缕的香气中，结伴迷失。

大红袍，这样富贵的名字，我却更偏爱让它潇洒到草木中，于茫茫苍苍的绿水边，随意一杯，在绿褐的颜色中，化为我喜爱的男子那一缕有兰的香气。

窗外还未走出寒冷，窗内已一盏浓淡正宜的大红袍送到唇边。绿叶在我的深情注视下渐渐舒展，像一位远归的官人洗去征尘，在一个飘雪的清晨叩开家门，然后轻轻地笑着说：我归来了。于是，一袋绿叶红镶边的战袍一褪而下，人生就此开启另一端的田园生活。一盏大红袍，就是等待许久的清欢，就着光阴的味道，一点一点迷惑唇齿。

好香好醇啊！一个人惊叫出声。先是一股浓郁之香扑入鼻中，欲罢不能了，贪婪地含入口中，若吞天珍，然后回甘细细碎碎涌出，再觉心悸不安，舌头两侧的味蕾突兀地跳起舞来，欢悦之极，替我由衷地赞美。大红袍，不负期待，终是替我满足了岁月，一刹那，我沦陷于时光的云水间。明亮清澈的黄、沉静大气的黄、不骄不躁静观世间大变的一枚琥珀，饱满大气，令人动容。

真的，就像看到一位男子，从那暖气的氤氲的茶汤中渐渐显现，冷静而安然。我不镇定了，就像偶然的相遇，没有事前的期许，却让人手足无措，只能在心里怯怯地喊：好美呀！

急急地想把这品茗之趣与人分享，一千朋友陆续而来，于是，豪爽相邀，不讲究各色杯质，瓷、铁、紫砂，一壶饮尽，一杯一杯品去，热了心，再说。

整整一天，口齿留香。品茶如品人，荡气回肠之甘，追忆些流年的陈香查香，有没有？多了些年少的童真与傻气。

开盖香奇。大红袍，贵气之外还有倾心，在最冷的冬天，还有这样冷翠的绿、这样不忍放手、这样甘于放到唇边怜取的爱。

真的顾之言欢呀，大红袍！